

醉醒石

下

醉醒石

全二册
一函

北京市中国书店刷印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定价三十二元

醉醒石

第八回

假虎威古玩流殃。奮鷹擊書生仗義。

石火光中暫欠伸。百年飄忽類輕塵。富貴倘來宜任運。
問人何事苦縈神。矛頂利。劍頭珍。得來猶恐累吾身。
自古聰明輸懵懂。半緣耻賤半憂貧。右調鷓鴣天

人世營求無過富貴兩途。貴這一途。上等是讀書取科第。其
外以辛苦博來。是吏員承差之類。以錢財買來。是監生儒士
之類。若夤緣作弊。就不免有禍。富這一途。守分是蠶桑耕織。
其餘在家安逸擢錢。是舖行經營之類。在路跋涉擢錢。是商
販趕趁之類。若飄洋走險。也不是萬全。至守貴必須奉公循
法。勤慎謙恭。守富必須量入制出。小心勤儉。這等叫做順取
順守。可以常保。若是不才小人。也不曉甚麼是名義。甚麼是
法度。奴顏婢膝。蠅附狗偷。笑罵繇人。只圖一時快意。騙得頂

紗帽不知是甚麼紗帽便認做詐人椿兒騙得幾箇銅錢不知是甚麼銅錢便做出驕人模樣平日於他有恩的怕認了形他短處置之不聞平日於他有怨的一遇著下石設筿睡耻必報

器小僅斗筭

毒甚似蜂蠆

惟逞一時心

不鑒前車敗

忘却自己出身家裏僮僕跟隨人役一味暴戾剝剝似服事奔走應得衣食養家不該的不想錢財有命借人虎威逞己鼠腹一味貪婪狡詐似權勢再用不盡天理竟可抹殺的總之仗了箇說不省道不省黑肚皮閃了付打不怕罵不怕花臉嘴也知道走得慢須掉下箇打破醋鉢兒的頭走得快添一頂壓折強頸項的帽他說得一時且快活一時還曉得追給主還好把家伙什物來搪追入官須要將真金白銀來納他說有一日且享用一日直到惡貫滿盈人怨天怒那時

囊貯周興骨。

車分商子屍。

逆凶惟影響。

人尙怨來遲。

成化年間有一箇王臣原不知姓甚麼名甚麼因十餘歲時投了一箇江南大家姓王從此叫做王勤大凡大家出於祖父以這枝筆取功名子孫承他這些廕籍高堂大廈衣輕食肥美姬媚妾這樣的十之七出於祖父以這鋤頭柄博豪富子孫承他這些基業也良田腴地豐衣足食呼奴使婢這樣的十之三但貴的多半驕侈而少文富的多半鄙吝而近樸有那強脫俗子弟畢竟結納些才人墨客談詩論古學文墨收納些箋片陪堂談琴格物學清致更尋幾箇僧人妓女探花問竹學風流出入小舉畫船華衣麗服變僮僕務求異人只是驕侈鄙吝這習氣斷斷除不盡的若世家子弟脫去驕侈定是箇手底來不得財主人家脫了這鄙吝定是久我道還是一竅不通廣居厚積所以常守貴也一毛不拔

銀脂錢血，所以常守富也。

漢家侈金張。

晉室稱王謝。

鄙吝不消除。

允哉賢子弟。

這王大戶，也是箇學文墨，學清致，學風流的。見這王勤人兒，標緻言語伶俐，舉動活變，就收在書房中，叫他烹茶洗硯，開時叫他習字摹帖，服事書房往來朋友清客，到十四五面首兒好也，充了變童之數。鮮衣潔食，主翁相待甚好，但只是主翁甚醋，他却多情，甚好結客。主翁知道，打罵無所不至，他却改不來，趁著人要拐他，他也拐人。遇棋客，要他教棋；遇琴客，要他教琴；寫的學他寫，畫的學他畫，唱的學他唱，識古董的學他識古董。喫了主翁閑飯，又得閑工夫，仗著後庭，也弄有一身本事。

以其所有，

易其所無。

纖指調絃，

潑墨成圖。

養就凌霄。

豈曰庸奴。

小人有了些伎倆。他躍躍自是。也有箇不能安其身之意了。偏又湊出事來。江南娘娘們極脫洒。大家閨門整肅。內外懸絕的固多。好這等尋山問水。笑談玩耍。脫略繩墨的也有。王勤十四五小夥人。看他還是小。況且十來歲。就在內外跑動。出入也慣的。說他會得吹會得唱。還有一般幾箇小似他。略會吹唱的。遇時節常常叫進裏邊吹唱。

軟語能殫意。

柔聲更殫心。

碧簫輕弄處。

應自有知音。

他是箇聰明人兒。雇兒生得媚。袍仗兒也濟楚。又看慣了這些來往子弟舉止。站在人前。略弄目就有腔。低低眉就是態。吹唱到幽揚不盡處。真是新鶯雛燕。引得人心俱飛。所以每到承應。偏得各位娘娘賞鑒。也多得各位娘娘賞賜。這其間無情有情。他也不免揣摹道。箇娘娘似箇喜我。箇娘娘甚是。

愛我動了一點邪心。

未必他心在。

低徊我自猜。

秦宮花裏活。

帷薄每憐才。

不知這些大戶人家，倚著有兩分錢，沒箇不畜妾置婢，但其中或苦於大娘禁制的，或苦於同輩專寵的，或主人濃於書史，急於經營，昏於盃酌，或情分外寵，裏邊返不及，或質賦得柔薄，風月苦不勝，或年事高大，支給常不到，婢妾中常有虛設的，他在大家，衣豐食足，身閑心閑，春宵秋夜，那能不胡思亂想，不見可欲心不亂，看了這標緻後生，有釁可乘，怕事的還恐礙著人眼，顧著後來好事的，便百計千方，且圖目下，先是送目傳情，還貽書贈物，後來畢竟到踰牆穴壁，在男子中幾箇魯男子，女人中幾箇魯共姜，男求女難，女求男易，單相思也有成時，兩相思無所不就。

無花不來蝶。

何蝶不尋花。

出香來香逐輕風遠。偏牽粉翅斜。所以大家少置妾媵。不惟惜身。嚴整閨門。不惟存體。這王勤在家中。竟至與主人妾勾搭上了。

寂寞秦臺上。時看赤鳳來。

若要不知。除非莫爲。閨中原有一輩喜伺察的。好要尋人不是。又有一種臉兒強。心兒癢。要做不做。人得頭籌。心裏也快。忌人要害人的。況王勤還是小廝。輕浮不曉事。也不免露出些馬脚。早已爲主翁知道了。這主翁却也有主意。道這件事發不得。發出來關係家醜。捏做盜情。送到官府。他供出實情。也不像樣。只說他將書房中玩物。屢次盜出花費。不經分說。將來打上一頓。身邊還帶著其妾與的香囊。穿著其妾的褲。主翁只做不見。將來鎖在一間冷房。分付不許與他飲食。待要餓死他。

曾得深閨著意憐。

嬌顰巧笑共燈前。

尋香日作穿花蝶

吸露今爲抱葉蟬

王勤到那房裏。沒有桌幾床鋪。不免地下坐臥。想道。這應是事發了。我是小廝。與人混賬。尚且喫打了幾次。今日是他妾。怎肯甘休。這死是大分了。却喜這王勤。平日做人。狡詐強狠。却只凌虐同輩的。到主人用事的人。都肯奉承。揉著就倒。都肯傾身結識。所以有人照管他。打也不甚兇。飲食明絕。暗裏不絕。他又央箇最厚的。裏邊求各位娘娘。外邊求這些平日與他有些賬的相公阿爹。不知他爲的甚麼事。這些娘娘。自避嫌不說。這些相公阿爹。不過平日把他做玩具而已。有甚情誼。肯爲他貼面皮。過了幾日。主翁問餓得甚麼了。意思望他死。其妾的又要他走。弄箇沒賊証。悄悄叫箇心腹丫鬟紫荊。拿二兩銀子與他。道。救你不得。與你盤纏。關在房中。要甚盤纏。明是叫他走。王勤也省了。黑夜將房門挖去一塊板。伸出手來。扭去鎖。自家裏人。走自家裏路。人不驚。狗不吠。

只有大門上鎖，他就在大門裏走了出去。

爲攀上苑花。

竟作喪家狗。

黃夜去投平日愛他這幾家宦家富室，不期這幾家已知他行徑，容留不惟體面有傷，抑且那家沒有姬妾，肯引狗入寨，都拒絕不留，飯也沒討一碗，他也甚恨這些人情薄。

朱門空遍謁。

蹴斷履頭芒。

誰作綈袍戀。

徘徊落日黃。

無可奈何，只得買了床被褥，在姑蘇沿途僱船，要尋箇顯宦家躲雨。年紀兒青，到處有人搭伴，光得著，光人些，光不著，也被人光些，只是說起投靠，人兒聰俊，人也要他，但嫌他没些根蒂，留在家中，住了一兩箇月，偷了些物件逃去，何處找尋，沒箇收留的。每日飯店安身，會得唱，跟人去趕唱，會得寫，也去與人抄書，看見人編頭修腳，也就買副傢伙，編頭修腳，撞著風月人，也搭賣，嘴是糊得過，却怕家中知風來緝捉，東飄

西蕩不敢停腳。

隻羽白雲邊。

翩翩影自憐。

汀蘆棲不敢。

幾欲落驚弦。

幸得主翁知他逃走。捉來必致彰揚。也只出兩張招紙。閣起他在南京飯店。看見箇走方弄戲法的好。有擢錢。却也就拜他爲師。那人得箇老婆。在河南山東混了兩年。王勤每自想自己也是箇百能百會人。怎做箇方上終身。捉空把這人身邊積攢下幾兩銀子偷了。竟到北京。道大邦去處。還可以圖得出身。

燕臺方下士。

朽骨也千金。

試策駑駘步。

騰驤入上林。

他在禮部前。見人與人寫扇兒擢錢。他也去寫。不弱於人。又自己拿出一二兩銀子。買幾把扇子。自己寫畫了。逢廟市去賣。就與人寫。一日逢玄武市。他向來帶巾。這日要進內市。換

了帽子。帶幾柄扇去賣。擺得下。早走過幾箇中貴來。內中一箇淡黃面皮。小小聲氣。穿著領翠藍半領直綴。月白貼裏。匾緜烏靴。拿起一把扇來。瞧是做倪雲林筆意畫。一面草書。那中貴瞧了道。畫得冷淡。這鬼畫符。咱一字不認得。撩下。又看一把米顛山水。後邊鍾繇體。他道。糊糊塗塗。甚麼黃兒。這字也軟。不中。王勤便也知他意見。道。公公有上好的。只要上樣價錢。那中貴道。只要中得咱意。不論錢。王勤便拿起一把。用袖口揩淨遞上。却是把青綠大山水亭臺人物。背是姜立綱大字。纔看。側邊一箇中貴。連聲喝采道。熱鬧得好。字也方正得好。一齊都讚。王勤又遞上一把宮式五色泥金花鳥。背後宋字秋興八首。那中貴又道。細得好。字更端楷。

濃注胭脂畫牡丹。

青山疊疊綠波寒。

更教小閣雲烟裏。

相對蒼蒼竹萬竿。

那中貴道。要多錢。王勤道。這憑公公。中貴道。你的貨。還你說。

一說價。王勤道。公公只與扇子錢。字畫都是小人自己手出。孝順公公罷。中貴道。寫畫都是你寫的。好。有才學。如今兩殿中書。也只寫得一家。學一家畫。你怎這樣會得。你姓甚麼。在那廂住。王勤道。小人姓王名勤。調箇謊道。隨父選官。父亡流落京師。琴棋吹唱。無所不會。如今只住在東江米巷客店裏。這中貴道。我要畫一架屏風。你會麼。王勤道。畫得。那中貴便拈一塊銀子。可有一兩。拿了兩把扇去。

悲鳴方在市。

迴盼得孫陽。

次日去畫。拿住了他生性。大紅大綠。畫得他中意。那中貴見他諸樣會得。又無家。自己在司禮監文書房。姓王名敬。就叫他在家出入。認作侄兒。其實是箇毛實。又道勤字不好。這番纔改作王臣。又薦到各相識處去寫畫。彈琴教棋。市上去陪走買古董。爲他娶了一房妻小。竟在內監中。做了箇清客。

悄語深躬。

不怕臉紅。

狐骨鴿心。

何地不容。

又撞著一箇大中貴韋春公公。他通文墨。上位極喜的。上位喜的是書畫。他乘機把王臣書畫進獻。與他貨在武英殿書畫局。列銜錦衣衛千戶。常託他在京收買古玩書畫。這廝本以人奴。一旦死裏逃生。得了箇官。跟了兩箇長班。叫爺家裏叫奶奶。這便是平步登雲。落了好處了。

昔爲騎從奴。

今爲馬上郎。

大扇簇烏雲。

殿閣從趨蹌。

得兩箇中貴做靠山。捱資序俸。可以陞轉。他却小器易盈。況且是箇小人在人前不過一味阿諛奉承。一日韋公公說道。今上位好書畫古玩。如今京師再尋不出。他却胡搗道。這書玩。宋朝有箇徽宗。極喜的。他遍天下搜訪極多。後來南渡。這些玩物。都流落江南。所以如今江南大家都有。只除往那廂收買。有奇異的。韋公公道。前日皇上也曾要刻絲觀音。那應

天王巡撫上本不與。這恐要不來。王臣道。內面做事。外邊時時執拘。只除裏邊差一箇人。自帶些銀子去收買。這有司須阻當不得。這韋公公聽了他。在皇上御前奏了。就差他齎了二萬銀子出京。也分付他不要生事擾民。惹這些酸子言語。他却志得意滿。那裏肯聽。用幾箇走空光棍做書房。收了些無賴潑皮做人役。帶些清客倍堂。叫了兩隻座船。每隻得他八十兩坐艙錢。容他夾帶私貨。打了箇欽差金字牌。中書科不軒豁。倒打錦衣衛頭行。每船起夫五十名。沿途索要廩給。口糧下程。一路折乾需索。好不騷擾。

鼓吹如虎嘯。

邪許是鯨鳴。

一路脂膏罄。

民悲官吏驚。

渡淮到了揚州。過江在鎮江。這是江南地方了。他就在公署坐下。錦衣衛官與撫按巡道相見。都是賓客禮。又是奉著欽差。人都奉承他。他在出京時。已與清客陪堂。造一本古玩書。

畫冊在前他就出下一紙告示道

欽差錦衣衛王 爲公務事照得本衛奉旨採買書畫玩器上供御覽凡縉紳士民等如有存蓄許得送官以憑平價迴易如有隱匿以抗違詔旨問罪首發者官給賞銀五十兩特示

這箇風一倡宋徽宗時進花石綱人家一花一石以爲不祥如今人家一幅破畫兒貳字舊銅爐破磁瓶都道是戴嵩牛韓幹馬吳道子人物小李將軍山水漢鼎周彝哥窯瓶碗借此嚇詐先時有幾箇怕事的拿幾件來交易裏邊也償他半價內中去了官的頭除人役使用已十不得三以此人不甚來他却坐名某人某樣畫某家某人字某家某器把自己主翁名下填上幾種前日去求他說分上不說的大戶不管他有沒名下註一二種叫他親送至監領價先通行蘇淞常鎮杭嘉湖七府